# 帶經堂集

帶經堂集卷八十一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續文九 論 辯 說 記事

宋公子鮑論

春秋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既而夫人使昭公田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左氏曰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予以爲丘明之言誖矣弒昭公者公子鮑爲首惡罪不可薄觀鮑日數於六卿之門又竭粟以貸國中此與商人田常輩何異襄夫人

以祖母欲淫其孫爲昭公之不禮於已輒先殺公子卭等而昭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殺之蕩意諸言之而昭公不敢適諸侯蓋襄夫人平日有馮太后武曌之惡公素畏之而鮑因嬖幸以陰肆其篡弑之謀非一日矣故昭公弑鮑遂立雖曰王姬實鮑之謀善乎劉原父權衡篇曰公子鮑爲不臣襄夫人爲不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於鮑而遂弑其君宜推公子鮑爲首惡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惡宋公也昔儒謂左氏是非謬於聖人不其然歟

## 竇建德論

隋末割據諸奸雄皆羣盜耳獨夏王竇建德有帝王之度觀其舉措殊不在太宗之下楊維楨云觀建德行事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爲喪者起兵日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其首來建德曰弑主大逆也納之敗教遂誅奴反軌首此舉暗合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推是心也豈不可以有天下予又謂夏王之義尤在斬宇文化及諸逆臣爲煬帝素服發喪一事而唐乃納宇文士及以爲上儀同

視夏王何如此詎可以成敗論耶秦王俘建德世充於京師謂宜誅世充而赦建德以服天下之心顧乃斬建德於市赦世充爲庶人徙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猶免修德官此又何說耶胡寅謂宜數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諒哉顧寅又議建德不當哭煬帝謁蕭后以爲異乎漢高之於義帝則腐儒之謬論不足取也

東西二漢水辯

漢水有東西二源自桑欽常璩酈道元以來諸說紛紜轇轕不解予嘗兩入秦蜀於東漢則探其源

於西漢則窮其委因爲辯之按百牢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而爲東漢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而爲西漢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沔漢酈注引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按常氏以沔爲西漢水其說紕謬酈注辯之韙矣又

謂東西同出嶓冢非也且桑欽謂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縣與羌水合是以漾為西漢水也又謂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曰沔水東南逕沮水戍東南流注漢是以沔為東漢水也酈氏兩疏之而未辯其非夫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漾之東流見於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嶓冢山下詢漾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南入沔者即是則漾入沔合流而東共為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

合常氏旣附會漾水之名以爲東漢又妄以沔出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是明與嶓冢導漾之文相悖桑氏又析漾沔爲二條其流迴别至云漾合白水羌水則與禹貢東流爲漢之文又不符合今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即五丁峡）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

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辨而明矣沮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流注漢水經此條在沔水下而此又云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於沮必無是理而漾水近在武都之嶓冢反遠引隴西之嶓冢東流至武都爲漢其誤總在以兩嶓冢爲一山故自爲矛盾如是酈氏於漾水條下又云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則未嘗按脈察理而牽合桑氏之說以成其誤不知漾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合

也山海經云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沔

郭璞云在武都氐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爲

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皆謂東漢水也

其嘉陵江自兩當畧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

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

氏所稱西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常氏所

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

至葭萌與羌水合者皆謂西漢水也黄氏日抄云

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

巴中縣入江今重慶府巴縣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

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二漢水源流益洞然矣何紛紛聚訟爲哉

殛鯀辯

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此論極當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爲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才如此四岳何爲

而舉而堯何爲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於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欲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舜於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玄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按楚詞注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姜貞毅葬衣冠辯

萊陽姜如農埰如須垓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崇禎末爲給事中建言謫戍宣城衛鼎革後遂卜居吳郡不歸鄉里給事死遺命葬宣城以謂故君未賜環不敢首丘吾友張杞園貞作祠記書其事南北名士多歌詠之旣而遷其夫人之匶合葬於宣而葬給事之衣冠於父母墓左予謂非禮也夫給事身值滄桑居吳不返或歲一歸省墓或數歲一歸省墓猶可也死不首丘又不歸骨先壟顧遠葬戍所此則矯激好名之過而害天性之恩可已而不已者也至遷其夫人遠祔江南而以巳衣冠

代歸葬此尤非也已不歸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於地下乃并其婦已葬之骸骨大去其鄉明其與父母絶矣孝子忍乎哉是何其於君臣之義厚而於父母之恩薄也禮曰禽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返巡過其故鄉回翔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矧血氣之屬尤莫知於人乎予讀思頼詩每致憾於歐陽永叔茲給事之葬亦未敢附會以爲然聊書杞園記後以質諸知禮者云

陳同甫曹操論辯

陳同甫論曹操當合張魯之資秉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况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璋降蜀平然後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躬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擣其脊絶吳之糧援則荆州破劉備蹙然後傳檄江東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云云
予嘗考之昭烈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操破漢中在二十年是時昭烈已領益州牧有諸葛公爲股肱法正爲謀主趙張馬超之屬爲爪牙劉巴彭羕

之流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綱舉目張蜀中已咸磐石之勢安得謂蜀人懾操之威必不拒守而且謂備不入蜀璋必出降如瞽者之道黑白耶讀龍川集至此不覺失笑故辯之

詩品辯

鍾嶸詩品予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嶸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

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昭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莛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昭出於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辯也

鳩食麥說

康熙癸丑新城之曹村有鳩千百食麥按月令言仲春鷹化爲鳩喜其能變不仁之心也王制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周禮司裘注仲秋鳩化爲鷹

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惡其變而之不仁也夫鳩性拙乃不終安其拙一變而為强悍猛鷙之物可謂不善變者也今不待仲秋而害稼與蝗蝝螣蟊等鳩之不仁甚矣抑猶鷹之心也夫噫

## 靜逸說

冉亭通政家食時封公訥菴先生嘗題其讀書之居曰靜逸通政君官京師復以是顔其居志不忘也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語又有之曰性靜情逸蓋因靜得逸即聖經靜而能安之說也昔人有悟心動神疲四字而獲長年者則知養生家言亦

不外乎聖賢之旨先生以是爲教通政君拳拳服膺久而不敢忘家學之淵源家風之慈孝皆於此乎徵之既以通政君命題額而又識之於後以伸仰止云

記陳氏再生事

陳氏鳳陽府虹縣人陳文升女也初文升父宗卿以事株連繫獄有陳玉秀者仗義營救得免德之因以女字玉秀子某時甫八齡耳未幾值歲祲玉秀將攜其子遠適瀕行留半鏡爲他日驗泗州人周二虎者土豪也瞰玉秀多年不歸強委禽焉女

知之以死自誓二虎率衆劫之女自縊死時康熙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女是時年十八矣父母葬之而歸妹於周十月十日忽有犬數十羣吠遶其墓蹄而發之女復甦過者聞棺中女子啼聲走報其家父母亟趨至問曰汝已葬半月今人耶鬼耶女曰女非鬼乃人也急開柩攜歸二虎聞復欲劫之女遂投玉皇菴爲尼二虎終怙惡凌偪不已女乃浼其鄰黄子貴妻胡氏同走京師叩　閽訴冤事下刑部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也女年二十有三部檄安徽巡撫當周二虎罪而二虎死女復叩

闕余適以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覆疏二虎既死無庸更議乃其夫某適至京出半鏡合之良是奉旨令完婚於京師則康熙三十九年某月日也

書寧海木工事

康熙三十年寧海州有木工十數人浮海至大洋忽沉舟其家皆已絕望矣八年乃俱歸言舟初入洋倏有夜叉四輩掣其四角入水至一處宮闕巍煥如王者之居曰此龍宮也王欲造宮殿而匠役缺故召爾輩至此無恐也尋傳王命令入亦不見

王遂至工所各使飲酒一甌即不飢渴如是八年不思飲食而工作不輟工既竣夜叉復傳命爾輩久役於此今可歸矣王有犒直已在舟中可自取之各令飲蜜漿一椀夜叉引入舟復撮其四角舟已出水上其行甚駛頃之抵岸忽覺飢渴乃覓酒肆飲食而舟中先已有錢數百千持以歸舟主楊御史也操舟者得珊瑚樹一株於洋中持以獻蓋亦龍王所酬也初諸匠至工所有督工者自言亦寧海人諸生馮姓春名字大年比歸訪之則馮得狂疾閉置室中八年矣匠至而疾瘳如舊相識者

所言悉同楊名維喬字岱楨順治己亥進士以御史外遷口北道參議有廉幹稱

書謝良琦事

全州謝良琦字石臞能爲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判常州恃才傲睨意不可一世常以謁巡按御史與予解后公廨初未相識彼此不交一言罷去既而知其予也乃遣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刻集中有爲予漁洋詩序予笑語人謝君何前倨而後恭也會同年江陵胡默齋恪在官江南提學聞謝名過毘陵因召見之謝時有母之喪要絰而往

甫登舟胡亦下急人也望見之怒甚急使麾去謝傲然不屑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蕭穎士時穎士居喪廣陵聞召詣京師縗麻謁林甫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忿乃作伐櫻桃賦以刺之與良琦事正相類著之以為文士傲物之戒

## 書宋孝廉事

雲間宋孝廉懋澄副都御史徵輿之父也精數學徵輿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啓視之至順治四年丁亥徵輿成進士始開前緘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

品壽止五十其後康熙丙午果以宗人府府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嘗與淮南白孝廉某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宋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君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爲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懋澄爲治後事畢乃歸歸謂夫人曰白君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籥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傳皆集中所載也

書化鶴事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距江跬步溪水迴繞修竹萬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襆被來宿貌甚雄奇語操西音居止旬日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爲僧寺僧難之曰吾橐中有百金裝畫以相付但仰饘粥於此足矣從之隨落髮每日粥飯外即面壁不語或竟夕不臥亦不誦經叅禪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或竊視其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一日日夕與儕輩立江干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

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衆以爲妄漫應之至期敷坐江岸頃之火自鼻中出煙焰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周伯衡<sub>觀</sub>時爲南昌監司述其事作化鶴記

書諸暨陳氏女子事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子年甫十六爲杭鎮撥什庫某所得鬻於銀工逼之堅不肯從會杭人郭宗臣朱□生尚御公者倡義醵金以贖難民知女子之節贖之甫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其鄉里姓氏則其夫也明日贖一嫗至又其母也繼又贖一

嫗至又其姑也有兩翁覓妻女踉蹌至門詢之又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皆聚悲喜交集鄰里聚觀太息以爲異事有泣下者蓋女子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三人者具衣帨治酒醴爲之合卺給裝而歸之

書盜發修武伯墓事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盜發古冢視其誌銘乃明特進榮禄大夫柱國食禄一千一百石修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父爲燕山前衛百户守禦開平永樂間五從車駕

北征有功累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陞後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充叅將鎮守大同尋命爲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兀良哈北狩洗馬嶺皆扈從陞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陞左都督勅諭提督營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正統辛酉告成特陞今爵錫誥券子孫世襲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門北原子榮孫煜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卞聚書龔善同篆子考弇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録之

書門人程聖跂二母賢節事實後

聖跂本生母及嗣母皆吳氏蓋同胞兄弟也長適程君肅菴爲聖跂本生父季適程君畏巖爲聖跂嗣父亦同胞兄弟畏巖卒無子以肅菴第三子爲嗣即聖跂也初肅菴已出嗣世父於畏巖分爲從兄以服次論之聖跂義不應嗣然畏巖疾革繫念承祧思于諸猶子中擇一稍長者爲之嗣屬意聖跂而未敢言時肅菴適遊學他郡諸戚屬俱相顧未有定議肅菴之配吳獨毅然曰吾觀叔氏似待此瞑目何忍聽其不祀乎於是告于舅姑之廟遂以

聖跋定嗣焉是舉也自伯叔以及內外宗黨皆嘖嘖稱其賢即肅菴聞之亦以其能達權通變委曲以成大義也而深許之畏巖卒時其配年甫二十自定嗣後柏舟砥節皎若氷霜亦賴其姊時時左右之俾無艱虞以成其志論者蓋兩賢之而聖跋服勞奉養於二母間皆能得其歡心今嗣母年登五十例得題旌聖跋因臚舉事實乞余一言以徵信夫巾幗中如程氏二母亦非易及者爰爲標舉大概連類書之俾聖跋他日附之家乘云

# 帶經堂集卷八十一

# 帶經堂集卷八十二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 蠶尾續文十 神道碑

誥授光禄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諡文襄李公神道碑銘

有天下之大勇然後可以集天下之大事有天下之大智然後可以決天下之大幾有天下之大忠然後可以定天下之大難此三者惟漢諸葛忠武唐裴文忠宋韓忠獻足以當之若故相國文襄公者其在伯仲之間歟謹按狀公李氏諱之芳字鄴

園其先眞定槀強人從濟南之武定曾祖考鮮祖
考登雲考才望三世俱　皇贈光祿大夫吏部尚
書曾祖妣康任祖妣蕭妣李皆累贈一品夫人公
生而雄駿非常顧盻英偉弱冠中崇禎壬午鄉試
連丁内外艱順治四年　賜同進士出身授金華
府推官屢平反大獄嘗云聽斷者在得其情而已
即有不得寧爲閉閤勿爲鉆第御史按部當慮囚
例攜案牘自隨公曰無庸也口占纖毫無誤御史
服其能于是創修兩浙賦役全書臺使者一以屬
公書成户部著爲甲令以卓異入爲刑部廣東司

主事稍遷山西司員外郎與修大清律遷湖廣司郎中先是六部設啓心郎綜理諸司之事班侍郎下至是官省不設而刑曹案牘繁賾無所統壹大司寇才公疏請久任總理十四司如啓心郎故事順治十五年改廣西道監察御史疏請革私僉民解禁委官查勘之弊皆報可出按山西首延見士民周咨疾苦會 遣滿洲部員清核逋欠公移檄嚴禁有司逢迎科斂及部員要挾賄賂令下肅然無敢干者巡方罷歸京師當是時投匭告密之風大興公抗疏請申嚴叩 閽反坐之例刁健爲之

襄息正黄旗與正白旗爭田各有主者以農事亟
命户部尚書蘇納海公同直隸督撫踏勘公抗疏
言俶載伊始不宜以踏勘廢東作大司農等亦疏
言如公主者疑袒白旗矯詔下蘇公洎總督朱公
昌祚巡撫王公登聯于理公竟無恙出巡浙鹽到
官三日立集諸商給發引目省陋例十餘萬兩鹺
務無所容其奸商盡汪仲琰等四人朋比作奸特
疏糾之仲琰等走京師以給事中汪之洙爲窟穴
之洙者細人也素不齒于士類公再疏糾之洙之
洙坐免公論快焉進掌河南道事首疏請甄别督

撫大吏其略曰　世祖皇帝賞罰至公其時督撫不敢恣睢無忌猶不時甄別處分故吏治肅清民生不困自順治十八年後遴用督撫鮮無因而得之方其節鉞初膺已有所恃以爲濟惡之地矣故一至地方以下僚爲奴隸任傳宣爲爪牙賄賂權奸惟所欲爲且與受同罪之法過嚴無復敢糾督撫之貪婪者非惟不敢糾督撫而已且不敢糾司道守令上下相蒙日甚一日數年以來未嘗因貪縱重處一人至于粉飾功次冒濫階銜副都御史捐銀千兩輒加侍郎侍郎捐銀千兩輒加尚書何

一非取之百姓者彼知有貪之利無貪之害何所憚而不自恣乎繼疏言政本關係最重其略曰順治十八年以後輔政大臣在內直內院遂移外署各衙門表章皆至次日詳看且進呈止學士而大學士顧不與設官立法之初意其謂之何請　敕令大學士仍在內直詳看本章即日票擬公同進呈以杜任意更改之弊是時　上初親政內而政府外而督撫皆關釐正因革之大者故公奮然指陳無所鯁避於時直聲動天下後二十餘年　上屢責臺諫諸臣不言事即有言多毛舉細故因太

息謂若李之芳者眞御史今竟無其人耶蓋公受
上知之深如此内陞以正四品管河南道事密
陳封疆關係非輕疏語祕不傳超拜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疏請議叅罰繁密有司難于奉行請定盜
案獲半免罪之法以杜諱盜誣良之害著爲令奉
令勘巡鹽杭常二御史于浙遷吏部右侍郎康
熙十二年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是年冬吳三桂叛雲南
其明年春耿精忠叛福建三月反狀聞公急檄各
路兵分守要害遣王廷梅等率精鋭扼仙霞關大

賚將士遂會駐防將軍巡撫提督議大軍進駐衢州衆既集日中未決公慷慨言曰吾雖文臣位在提督上當帥三軍倍道以往義無返顧遂起五月公移駐衢州疏請設立援勦三營申嚴軍令七月閩賊犯衢州公大閱將士于水亭門諭以大義衆皆踊躍感憤遂同將軍賴塔公帥諸將直薄賊壘賊空壁出接戰良久退入壁公督諸將疾攻之賊復開壁出鏖戰礮聲震天矢石如雨麾下請少避公叱之曰吾三軍司命諸將視爲進退今日之事有進尺無退寸以兵勝敗爲吾死生耳督戰益力

賊敗北遁走翼日進兵壓其壘賊氣奪不敢復出
越一日拔柵宵遁是役也以三千人擊賊數萬之
衆無不一當百賊既退覈諸將功罪以軍法斬衢
協守備程龍將士股慄公之在衢也諸道羽書旁
午或中夜刺閨雖廝養卒皆得至帳前延見撫慰
詢賊多寡強弱出没險要之形面示戰守方略或
以食少事多規之公曰賊勢方張人無固志此豈
大臣養尊處優時耶若上下之情不通則事去矣
至是以大捷聞亡何金華捷禽偽都督嚴彪紹興
嚴州台州處州相繼捷禽賊首繆國英汪磐偽總

兵官侯進爵等自拔來歸再疏請增設督標前後二營以資援勦僞副將韓斌亳人也駐軍九龍山公獲其諜即移文江南取其子某至軍俾貽書招之斌遂以其下僞都司施虎王得功等降温州捷禽僞副將何實湖南大捷斬僞都督孫可德俘賊萬餘於是上方略請進取仙霞關調江南兵其略曰衢州滿漢官兵與賊對壘晝夜不解甲二年矣杭嘉湖之兵調遣略盡惟江南之松江崇明額設兵幾二萬以什七爲瀕海之防可無虞于不足至于進取之路不在温處而在衢故耿逆𠞰卒悉萃

于此此賊破則諸路之賊皆無固志矣雖馬九玉
朱懷德死守河西難以猝破然其南爲江山西則
常山皆有間道可襲我兵一進使首尾受敵即河
西之賊壘不能獨完所謂不待交刃而勝負之機
早斷于胸中者如此　上嘉納之秋八月大將軍
康親王抵衢州軍聲益振公啓親王乘夜發兵諸
將銜枚疾走直取大溪灘斷賊糧道馬九玉大驚
退走仙霞我師先是已由常山破三關據之降僞
守將金應虎疏報大捷飛檄宣布　天子伐罪弔
民之意親王遂統大軍入閩瀕行公啓曰王但嚴

飭諸軍勿鹵掠子女玉帛即長驅入福州兵不血刃矣當是時馬九玉雖潰走而僞將軍程鳳僞總兵官汪文生周立尚踞廣信祝茂華等屯玉山雄唱雌和徽饒諸郡實繁有徒公疏請亟　敕江南江西會師合剿於是降江西僞官四百餘員賊兵一萬四千餘人文生及處州僞總兵官馮公輔全師自歸時江西僞將次第就撫而僞總兵官馬鵬據德興之白沙關跳梁怙惡尚逆顏行公遣武榮攻白沙連焚木城六斬獲無算鵬走德興又遣蔣懋勛以偏師蹴之破賊柵十三生禽馬鵬數其罪

斬首以獨稈鳳病且死解散賊衆十五萬屬其妻
率僞官三百四十八員兵三萬一千二百餘詣軍
門降鉛山僞總兵官林爾瞻亦率其下僞官百餘
員兵二萬四千來降于午口八仙洞前村諸路會
勦之師相繼報捷於是浙東江西賊悉平論功加
二十九等進兵部左侍郎再加兵部尚書遂上疏
請蠲被兵地方錢糧其畧曰金衢嚴處温台諸郡
悉已恢復百萬生靈獲出湯火但陷賊三載家貲
盡于搒掠田廬化爲丘墟未絶殘黎復遭疫癘臣
惟國家討逆靖亂總爲急救生民今地方復歸版

圖凡此鳩形鵠面之子遺皆異日辦賦輸糧之赤子若不乘此萬死一生之際延其殘喘必致將來有土無人伏祈大沛　皇恩將康熙十五年十六年一切錢糧槩行蠲免仍照貇荒之法分給牛種寬以三年之限照例起科以昭大信于天下疏四上得請因奏請牽復衢處溫台諸郡考成降黜有司請卹殉節諸臣陣亡將士是時陸寇以次削平而海寇乘間出沒閩浙瀕海諸郡窺伺內地偽總督朱天貴設五鎮相掎角以撓我師公遣別將擊賊于象山廟嶺湖斬獲五百級賊犯溫州又大破

之詹天樞斬僞副將麥仁以降前後招降文武僞
官六千二百餘員僞兵一十六萬五千五百餘人
公之在軍中也諸將愛之如父兄敬之如神明光
明洞達推赤心置人腹信賞必罰皎如青天白日
是以將士感奮用命所向有功戲下偏裨積功至
大將者李榮陳世凱吳英王廷梅鮑虎李華薛受
益陳夢暘李承恩詹六奇劉詔武榮蔣懋勛等多
至數十人逮今二十年述公逸事往往感激流涕
則公至誠動物之效有不可掩者也十八年三月
上疏乞骸骨不允七月以地震求言公疏陳四事

首請給還難民子女其略曰臣惟災異示警必民間有至痛至慘之事哀號莫訴而後天心為之感動地道因之不寧今日第一疾苦無如被擄難民一事浙東自遭閩變溫台處諸府逼近閩疆罹禍尤劇其時祖弘勳内叛提督賽白理統兵至溫旋即退回以致地方淪陷非百姓之罪也又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傅臘塔自台進勦賊皆敗遁回溫所在人民各安故土不肯從賊　朝廷用兵救民水火正救此等水火之民耳不意各旗營將恢復地方之後男女盡為俘擄父失其子夫失其婦老幼

啼號不可勝計地方雖復有土無民臣不禁撫膺
流涕此等情形實足上干天和致生災沴夫戶口
者　朝廷之戶口人民者　皇上之人民豈可擄
掠歸旗没爲奴婢云云是時耿精忠既降而海寇
方踞臺灣澎湖公疏請操練戰船又疏請福建水
師會勦海洋諸寇孝順洋大捷陣斬二千餘級僞
將軍劉天福僞都督蘇亮等率僞官百六十員來
降乃疏請改復楓嶺營淅閩分轄舊制二十年秋
八月奉　詔班師歸杭州公以康熙十三年五月
至衢州至是九年鼓勵三軍大小一百四十餘戰

屹然爲東南長城賊不敢跬步踰錢塘窺吳會者以公決計扼衢之力也十月　召爲兵部尚書初公之出也年始踰五十至是還　朝鬚髮盡白天子爲之動容公卿士大夫莫不相顧歎息遷吏部尚書以病上疏乞骸骨　上命御醫視疾　賜尚方藥物　存問不絕居頃之再疏乞休不允公之再入也正色立朝始終一節中朝倚以爲重尋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明年得　旨致仕又明年春　上南巡公迎　駕于德州慰勞甚至賜食物法酒家居七年以康熙三十三年冬十

一月屬疾薨于里第訃聞　天子震悼下禮部議
卹典遣官致祭　賜謚文襄公剛正沉毅風采高
峻器量閎遠望之如洪河喬嶽而行已事　上一
本至誠在言路爲眞御史在臺端爲眞中丞及開
制府鎮巖疆以身任天下之重不動聲色使東南
數千里危而復安非大勇大智大忠其孰能與于
此古稱社稷臣公之謂已公生以天啓壬戌八月
十八日卒以康熙甲戌十一月初二日年七十有
三元配胡累贈一品夫人繼配張累封一品夫人
子男子四人鍾麟潮州府知府陞按察司副使攀

麟候選行人司司副容麟歲貢生宜麟候選通判
子女子二人適王爾梅馮雲勷孫十五人壽澄壽
淳壽泓壽溥壽滋壽澎壽滮壽湜壽潢壽沅壽湘
壽演壽潮壽淞壽洞曾孫二人本篤本厚以康熙
三十六年丁丑秋九月初五日大葬于東原之
賜阡不佞忝公姻婭又與公同　朝最久故桓碑
之文不可以不敏辭銘曰
帝受景命臨萬方舳竹日下皆來享地大人衆牙
蘖萌始自六詔及閩疆仙霞屹屹爲越鄣烽火晝
舉連錢塘婦子襁負思走藏公劍及寢屨窒皇介

馬而馳越濤江身扼太末當賊衝旌旗獵獵車彭彭申嚴軍令聲雷硠壯士憤怒思疆場寶刀夜鳴馮騰驤蛾賊十萬紛披猖如火燎原水決防登壇誓師肅戎行競挽彊弓射天狼短兵相接戰裹創身當矢石踞胡牀太白晝見寒有芒鼓聲動地士氣張賊敗而走走且僵遂奪三關臨海東狡童肉袒何倉黃偏師賈勇馳豫章短狐綏綏思跳踉斬其兇渠宥脅從天狗滅跡消欃槍功成九載鈇斧斨九罭之魚鱒與魴公歸袞衣兼繡裳越人心悲何時忘還　朝謁　帝鬢已霜天之喉舌惟汝臧

遂進綸扉坐廟堂角巾東第還故鄉功在社稷銘

太常神騎箕尾歸天閶東園祕器賜黃腸天祿辟

邪鬱相望公神耿耿在帝旁太乙靈旗儼飛揚公

騎麒麟下大荒

予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

大學士禮部尚書諡文靖王公神道碑

銘

予告少傅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宛平王公以康熙

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薨于里第訃聞　上震

悼　特命　皇長子直郡王率滿洲大學士侍衛

近臣臨其喪舉哀行三叩頭禮恩卹之隆迥溢常格　賜謚文靖嗚呼公宣力　兩朝翊贊　明聖居政府二十載光明洞達中和祗慎早受知于聖祖晚枋用于　今皇君臣始終哀榮禮備歷稽漢唐宋元明以來名卿碩輔際遇如公者不一二見洵名世之偉人也已公子郎中克昌請銘神道之碑不獲辭公諱熙字子雍別字胥庭晚號慕齋其先任丘人也自高祖贈宮保龍始著籍宛平曾祖鏜祖愛明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本生祖爵錦衣衛正千戶考文貞公崇簡歷官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自高祖以下皆以文貞公
覃恩贈如其官文貞公有丈夫子六人公最長
母一品夫人梁氏公幼岐嶷五歲通孝經四子書
順治三年年十九舉京兆試明年舉禮部成進士
改國史院庶吉士六年授國史院檢討　世祖章
皇帝御試清書公爲最一日　召見弘文院命以
國語奏對復稱　旨公之受知自此始矣遷國子
監司業轉左春坊中允充順治大訓纂修官奉
命譯尚書遷司經局洗馬　召直南苑譯大學衍
義自是恒襆直苑中十二年乙未館選庶吉士

特命公引見于南苑遷右春坊諭德充孝經衍義纂修官十三年初置日講官特以　命公　賜貂裘未幾遷左春坊庶子　世祖幸景山　召日講官五人進講公講尚書堯典稱　旨命日必進講又　特旨令坐講蓋異數云十四年　命駕出即隨不必請　旨是歲遷弘文院侍講學士充　經筵講官尋進弘文院學士時文貞爲國史院學士　世祖諭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故有是命十五年戊戌　命教習庶吉士主考武會試是年冬改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六年

巳亥再行會試　命教習戊戌巳亥兩科庶吉士十七年加禮部尚書是時文貞以尚書長禮部父子皆大宗伯朝士榮之十八年春正月　世祖不懌公自元旦屢入問安面奉　天語秘不得聞初六日丙夜獨　召入養心殿　命撰遺詔公伏地飲泣筆不能下　世祖諭勉抑哀痛即于　御榻下先草第一條進呈尋奏移乾清門撰擬進呈者三皆　報可日入始畢而　世祖以是夕上賓矣憑几之辰惟從龍故舊世族大臣得入受　顧命而公以文學侍從獨與受遺在太保芮畢之列君

臣魚水至斯而極百世聞之猶爲感動泣下而況于躬逢之者乎宜公之感慕終身而鞠躬盡瘁也翌日同閣臣撰　尊謚擬　今上皇帝即位年號四月改弘文院學士兼禮部尚書十二月以禮部尚書管左侍郎事康熙五年進都察院左都御史公長南臺知無不言前後章數十上首陳裁餉之議其略曰今直省錢糧大半耗于兵餉而餉之多者莫如滇黔閩粵就滇黔言之彼地賦稅不足給兵餉什一而藩下官兵歲需俸餉且四百萬恐非經久之謀臣愚以爲雲貴蕩平藩下甲兵俱宜裁

減　命下户兵二部確議歲省餉銀百餘萬又請
禁王公以下貿易之害略曰近聞粤江楚等省凡
省會要區百貨叢集詰其貲本盡屬官商請下部
議自今以後凡王公將軍督撫提鎮不許持貲貿
易與民爭利或藉口藩下該管官不能覺察及狥
隱不以實奏聞者嚴定處分著爲甲令又疏請停
官員捐助之例令見任官員每捐助動至千金數
百金米輒千石數百石不知何從得之若謂實出
已貲恐傾私橐而濟國用者未必比比皆是大約
展轉相尋仍出之百姓而已非所以飭厲廉隅昭

垂法守也請下部詳議凡地方文武官員捐助敘
錄之例槩行停止又疏請改招民授官之例近例
招民百户得授縣令縣令宰治百里關係民生況
招民百户送至盛京往來之貲非數千金不可夫
不惜數千金而覬得一縣令則借貲爲市其心可
知既志在謀利其一邑之民安危可知嗣後招民
百户者應予閑散官頂帶勿使理民便凡公所建
白務持大體培元氣多蒙　嘉納最後上恭請酌
復舊章疏言數年以來有因言官條奏改易者有
因各部院題請更張者有會議興革者法經屢變

則例繁多反滋各衙門任意輕重之弊自古賢聖
之君莫不以敬天法祖爲兢兢　皇上勵精圖治
法祖即所以敬天請令各該衙門詳查見行事例
有應遵　世祖皇帝時典制者具題改正　上覽
疏嘉歎于是　世祖舊章次第酌復中外韙之七
年轉工部尚書兩視　孝陵大工十年從耕籍田
十二年轉兵部尚書是歲十二月吳三桂反雲南
事聞公以中樞與　内朝集議明年三月密疏請
早正叛子之誅以安人心以絕禍本　上命議政
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三桂子應熊尋伏法

十四年冬恭遇 東宮冊立大典充捧冊副使十
五年奉 上諭專管密本其明年宅文貞公憂服
闋家食二十一年 特召入閣辦事進保和殿大
學士兼禮部尚書公入相值滇寇甫平民思休息
公爲政務以寬大和平宣 上德意清靜如蕭曹
奉行故事寬大好禮如丙魏文雅如謝太傅不喜
生事如李文靖雅量有容如王文正近今稱賢相
者無以逾公二十六年 太皇太后違養 哀詔
及上 尊謚冊文皆出公手明年戊辰會試 特
命公爲主考官得范光陽等百五十人公在政府

久日凛止足之戒數引年求退　上輒不許三十一年以足疾請解機務　詔報云卿効力年久自
世祖章皇帝時簡侍禁廷恪恭盡職朕屢加擢用洊進綸扉夙夜殫心勤勞自勵今　先帝舊臣俱已凋謝惟卿獨在班列朕眷倚良殷雖精力就衰而老成練達之臣常侍左右殊有裨益着勉自調攝照舊供職不必求罷三十四年復請　温旨慰留如初三十六年以年七十求致仕　温旨不許三十八年冬偶病不能入直擬再申前請　上知公意預斷來章不果上三十九年夏復請仍

溫旨不許四十年七月疾忽大作會　車駕避暑
塞上閣臣以聞　命賜寶露上藥服之少瘥復具
疏辭始奉　俞旨卿者舊大臣恪慎敏練簡任機
務宣力年久覽奏以患病乞休情詞懇切准以原
官致仕特加少傅冬十月遣侍衛　賜帑幣上珍
明年上元節　賜宴于家四月遣侍衛恭捧　聖
諭手書至卧榻前　諭大學士王熙卿者耆年舊德
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朕無日不注念老臣
也邇來九卿皆求扁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忠未嘗
一日不在朝中故特書扁一面對一聯臨米芾書

一幅賜卿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以慰朕不忘
舊臣之至意又傳　諭勿力疾起謝公蒲伏感涕
令子克昌孫景曾詣暢春苑謝　恩復傳　諭如
病少愈朕尚欲一見公遺疏有云冀臣病之再甦
許瞻天之有日　蓋紀實也四十二年上元節復
賜宴于家時公病已亟以正月二十七日薨于
正寢　上方南巡視河飭終之典爲　國朝六十
年來所僅見漢大學士九卿暨百執事之長皆欷
歔感歎合疏謝　恩亦從來所未有也惟　皇上
以孝治天下念　先帝因念　先帝之舊臣惓惓

于懋遺之一老如是其纏綿而篤厚也乃公以公忠體國上結 主知致身兩朝義均肺腑君臣遇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文貞公家法恭謹公遵循不踰尺寸孝于親友于兄弟家在 帝里每朝退朝夕温凊與兄弟共之長枕大被怡怡如也文貞自爲諸生所交盡海内名士晚致政家居延接不衰或貧交故人子姓至公必體文貞之意周卹備至未嘗倦也春秋佳日輒侍文貞遊西山徧歷名勝又構怡園于里第之旁築山引流灘瀨平遠有若自然朝夕奉文貞節屐周遊顧而樂之其養志

如此諸弟肩隨鬐笏相望洊歷方面以至節鉞公
恒遺書戒勉昜以 國恩家訓無或隕越其他惇
睦族卹類多可紀紀其事關君親之大者故不備
書公生于戊辰七月八日薨于康熙四十二年癸
未正月二十七日得年七十有六元配金繼劉俱
累贈一品夫人繼董 封一品夫人子六人克
善以廕歷官雲南驛鹽道按察司僉事卒克勤廕
生早卒克昌以廕官刑部河南司郎中克弘候銓
主事克承克賡女十人孫五人景曾康熙庚辰進
士翰林院庶吉士纘曾企曾式曾則曾克昌等以

其年冬十一月大葬公于畏吾村之先塋銘曰
空桐戴斗析木之津星岳降神是生偉人維公之
生嬈彼甫申少應昌期際會　烈祖草昧經綸雲
龍風虎爰登禁近爰託心膂是父是子濟美夔龍
惟喬下俯惟梓益恭秩均常伯座隔屏風洊長南
臺正色廷議五夜封章動關大計數忤強藩遑知
勲貴　帝念舊臣爰陟綸扉賚予良弼弼予萬幾
若濟巨川以命檝師功成者退四時之序止足有
戒屢形章疏匪薄榮名懼妨賢路　帝念舊臣預
斷來章　温諭悱惻慕我　先皇公聞涕滂十易

星霜　予告一載累勤　詔旨天不憖遺公騎箕尾異數便蕃恩禮終始畏吾之村文貞　賜阡豐碑相望　綸綍蟬聯譬彼韓范世有象賢他年青史繼美後先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前綏遠將軍總督雲南貴州等處地方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神道碑銘

前綏遠將軍總督雲南貴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左侍郎仁菴蔡公考終於永平府盧龍縣之里第孤琳等泣述治命來請文其

隧道之碑公之言曰某罪臣也分宜歸死司敗荷
國厚恩念先臣閥閱微勞放歸田里俾守丘墓
得侍先襄敏於地下高天厚地未足比擬吾死則
葬襄敏墓側伐石為碣書官階以彰 國恩書祖
父家世生卒年月以垂家乘如是足矣不佞襄敏
公門下士也誼不可辭則以治命具書之公諱毓
榮仁菴其字別字顯齋其先江南人始祖清明初
以軍功世襲武節將軍居遼東左屯衛遂隸籍曾
祖國忠祖紹蔭考襄敏公士英以從龍勳舊累官
至總督漕運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階

至光祿大夫贈祖父如其官母張繼母徐俱贈一
品夫人繼母王史伍俱淑人公爲襄敏公仲子徐
出順治間起家佐領補刑部理事官擢監察御史
康熙初進内祕書院學士歷刑部左右侍郎吏部
左右侍郎九年　特簡總督四川湖廣改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十八年　特加綏遠
將軍二十一年改總督雲南貴州進兵部尚書兼
憲職如故階正一品二十五年内移總督倉場户
部右侍郎轉補兵部左侍郎公生於天聰□年癸
酉三月初八日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巳卯正月二

十二日元配閔累封一品夫人生天聰□年乙亥六月二十一日卒康熙十八年已未八月一日繼配朱封一品夫人子八人琳前食主事俸執事內庭珣前海鹽縣知縣璣琴瑄璠璨瓚女子八人皆適名族孫二人武曾福保銘曰

維右北平古之孤竹維橋及梓鬱鬱喬木依然几杖侍厥先臣山高水長蔭及後人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前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蒲陽李公神道碑銘

鐵嶺李氏自寧遠伯成樑以閥閱顯勝國時勳庸世及貂蟬相映至　本朝其門益大入叅帷幄出爲將帥代生偉人虎步龍攄風雲際會非偶然者也李之先出於朝鮮其徙襄平自英始英以軍功授鐵嶺衛都指揮使有子文彬文彬子五人長曰春美春美子涇是生寧遠自文彬至涇皆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次曰春茂春茂子潤潤子成功成功子三人長曰如梃知太原府子思忠自成功至思忠皆　皇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總督湖廣兵部尚書三曰如梓如梓子恒忠歷階

資政大夫官副都統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資政
子三人而光祿公最長諱輝祖字元美别字蒲陽
幼凝重和厚不苟言笑事父母特以孝聞起家佐
領以才望推擇爲兵部員外郎康熙十二年滇逆
變作逆孽吴應熊居京師潛結羽黨謀以歲除發
難事覺多所連染有姚彦際者誣引平民三十七
家公廉其寃盡釋之遷郎中出督淮安三關㑹軍
興旁午商旅不通關榷多缺公潔身釐弊商至如
歸比歲滿額外贏金二萬有奇悉以歸之縣官十
八年擢貴州按察使黔疆初復藩伯暨道府咸缺

公一人攝四篆會大將軍貝子進討雲南駐兵貴陽糧糗芻茭皆取辦于公咄嗟立應無後時者巡撫楊中丞雍建倚之如左右手又請于大將軍嚴禁軍中樵采無得出五里外又請以道院佛刹居兵無侵民舍于是大軍數萬駐黔而市不改肆羣歌舞之尋擢湖北布政使以內艱歸久之起補四川布政使蜀賦額舊九十餘萬明末獻賊蹂躪之餘僅盈四萬而仰鄰省協濟至六十萬公敷政寬簡屏除煩苛通商惠工哀鴻漸集蜀諸郡有霸荒霸熟之弊公廉知之將釐正以均徭賦顧欲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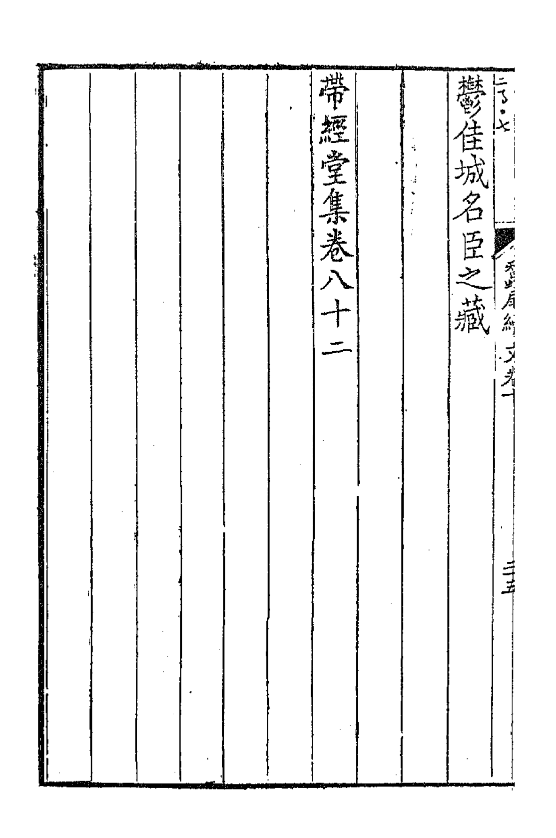
民將弗堪行之以漸則民不驚而事易集乃下令民得自首餘田一切勿問七年之間復賦額二萬六千餘兩而民若不知某中丞繼之欲邀功利驟增且四五倍而民始病矣公力爭不可當事者銜之劾公阻撓公屹然弗爲動蜀民以是益德公如畏壘蜀亂後劍門路塞豺虎宅焉行旅取道閬梓諸州公請開葭萌驛路以通商便郵減閬中路三百餘里歲省驛遞金錢無算署巡撫事疏免額解白蠟若干又興庠序旌節孝政聲藹然流聞京師内擢太常寺卿進大理寺卿　上器重之屢有持

重練達之褒未幾　特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河南　陛辭詢家世甚悉公感激知遇思所以
報稱副　上意者謂續民膏在除雜派肅吏治在
重監司而表正影直尤在潔己率下力絶苞苴于
是糾彈藩臬大吏無所鯁避一時羣僚肅然豫漕
歲數十萬石以衞河有巨石不利漕艘遂采辦于
大名之小灘軍民苦之公驗河道巨石所經才一
二里里不逾三四丈未廢行舟疏請復衞輝兊運
舊例得　旨允行三十五年　車駕三征漠北公
親部車徒至京師軍糈大集而民不擾會平陽蒲

阪間有亂民之警隔河相望而豫境晏然人益以
是多公之得民也先是公從兄廕祖以大司馬總
督湖南北楚人懷其恩威且三十載至是復擢公
少司馬兼憲職以往　特賜彤弓旅矢副以甲胄
公仰荷　國恩俯念家世至即肅綱紀飭吏治詢
疾苦核將領蒐軍實楚多私鑄贗錢法者特嚴其
禁令以絕根株又疏請均湖南賦以爲舊之丈田
率派丈非清丈也請立簡要之法使州縣人自爲
丈具實于官而官抽覆之有不實者論如甲令
報可會有掣之肘者公志迄不得行茶陵人陳丹

書倡亂流劫安仁公策其必犯衡州亟飛檄提鎮夾勦而發標兵馳赴果敗賊衡州城下逆渠以次就禽會以刑部侍郎内　召而公已病矣公之自楚藩歸也或言淮三關應增稅額者　上召問公可否狀公對曰關稅贏絀視商旅之多寡多寡無恒而取贏焉商旅必困　上是之稅額得仍其舊公持議寬平類如此也公事繼母臧盡孝愛異母弟儀祖與母弟方伯興祖無異以世職讓之内行醇備三鄉無間言生崇德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卒康熙四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二子三

人錕正黃旗佐領鋐池州府同知候補僉事鍇筆
帖式孫六人某某錕等以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大葬公于完縣西北望都坡山陽祖塋之昭來請
銘神道之碑銘曰
仙李盤根隴西贊皇爰及銀州柯條益昌峩峩寧
遠功書太常山河帶礪與之久長奕葉蟬貂遐哉
未央　眞人應圖虎變龍驤攀鱗附翼耿鄧頡頏
維大司馬建節楚疆維公繼之節鉞相望北綏雲
夢南奠衡湘漢有二馮立洎野王政如魯衛歌謠
洋洋公家二難于漢有光蒲山巖巖蒲水湯湯鬱



鬱佳城名臣之藏

帶經堂集卷八十二